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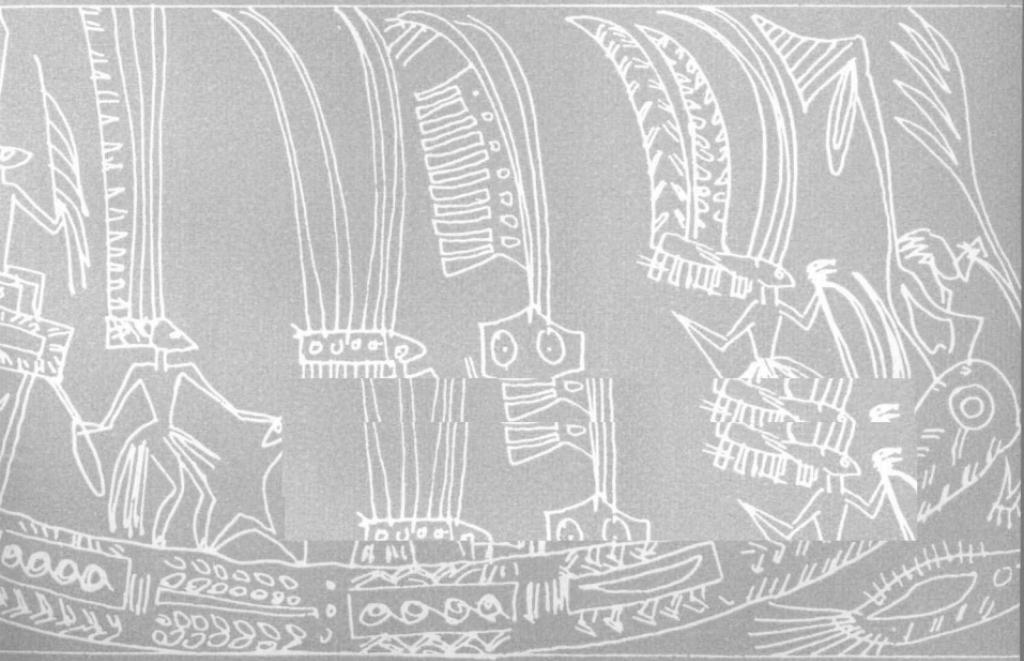
南越王

何维鼎

维鼎 著

南越王

花城出版社



南 越 王

何 维 鼎

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 东 省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广 东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25印张 5插页 185,000字

1989年7月第1版 1989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940 册

ISBN 7-5360-0340-4/I·217

定 价：3.90 元



1 赵佗站起来为翁鉴解绑，翁鉴甩了甩发胀的手，并不领情，只报以“哼！”的一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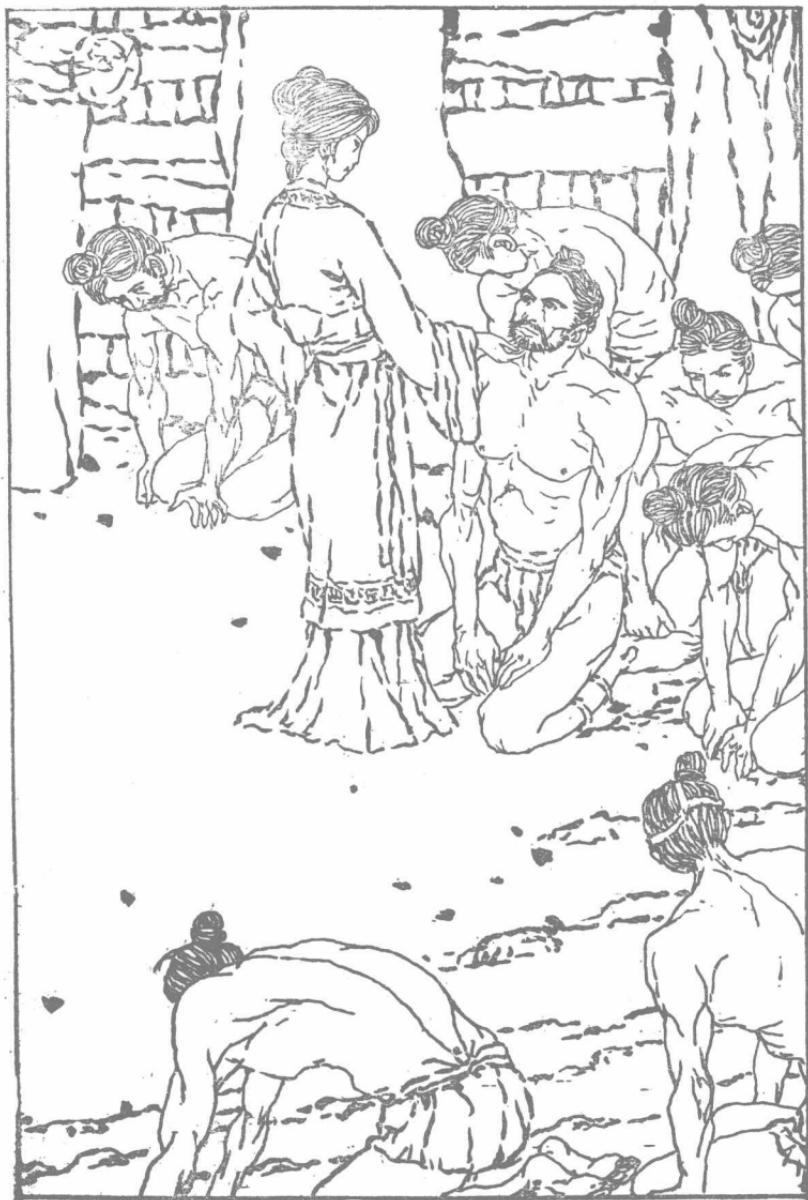
2 队列中一个个急躁而粗鲁的男性动作，一瞬间即引起丧魂落魄的女性奇迹般的本能复苏。多亏主持者用心良苦，点出的对对鸳鸯都是年齿相当的乡亲。



3 兰珠扶住一棵树，摇摇摆摆站起，一手拿着仅有的金铜，大声呼唤：“弟弟，姐姐随母亲去了，把我葬在桃花冲，墓穴朝东，那儿有我的亲人！”



4 左相吕明吓了一跳：“噫，乘病胁逼，串同造反，这还了得！”于是拔出壁上越王佩剑砍去：“不得伤害吾王！”



5 匪首凤姑托起周二信胡荏墨黑的下巴看了看：“听着，
我是个女人，不必叫大王，叫凤姑姑就是。 ”。



6 这时吕明已站到山崖边，呵呵大笑：“怨老夫少眼力，未射死卢成那厮！”



7 余善忽地仗剑登阶，剑锋直指闽越王的鼻尖，斥道：
“独夫！可记得弟甲的忠言么？事已至此，只好借王兄头
颅一用，方能退兵！”



8 太子赵婴齐一见披头散发的银姬，怒从心起，当即扬声喝道：“来人！把右妃押回内宫，禁闭六个月！”

内 容 提 要

本书写的是广东文明史上最古老的轶事——存在于西汉前期、定都番禺（今广州市）的南越国的缔造者赵佗及其后嗣们的奇缘巧遇。

真定人、秦军水师将领赵佗，平服了粤东因婚姻纠葛而攻杀不休的两洞越人，就任龙川县令。秦末，他继任南海郡尉，发动捕杀肆虐番禺江的鳄鱼，去岭北招徕上万女子给士卒配对，接着智取粤北险关。其后在同象郡安阳王作战时巧破“金龟爪”，其子赵始与敌方公主兰珠一段童话式的恋爱又有助于他打赢这场仗。不久赵佗自立为南越王，在位七十年。其间，他或因要沟通海道而出征女首领称霸的无名岛，或者不甘困毙而同长沙王、吕太后作龙虎斗，或因顾全大局而毅然称臣于汉朝。

赵佗之后的赵氏诸王以及他们的文臣武将，其足迹曾北抵帝京长安，富于传奇色彩的行事更是层出不穷。最后，南越因其相吕嘉杀王反汉而为汉军所灭，划分为直属汉廷的九个郡。

本书情节曲折，高潮迭起，风情别开生面，读来有益有趣。

目 录

第一 章

1. 步入不曾梦见过的世界.....	1
2. 血亲复仇.....	9
3. 南北交响乐章.....	16
4. 垂下尊贵的头.....	22
5. 没福消受柔情的慰藉.....	27
6.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32
7. 变成个“蛮夷长”.....	39
8. 一路辛酸.....	47
9. 排队领娇妻.....	53
10. 浮出个秃脑瓜来.....	56
11. 好怕人的金龟爪.....	61
12. 钉下一个楔子.....	67
13. 蛮女的双锏.....	76
14. 不顾一切的爱情.....	82
15. 梦幻的破灭.....	90

第二 章

16. 王者兴.....	98
17. “春搜”所引起的瓜葛.....	106
18. 笨拙的男人.....	112

19.	第一艘钦差船	116
20.	象鼻宴	120
21.	顺顺当当作俘虏	181
22.	岛国之君	185
23.	黏住心上人	144
24.	尽此一铺往海上跳	152
25.	“惧内”者发虎威	158
26.	硬是要喝鸩酒	165
27.	“还我丈夫！”	171
28.	白头人送黑头人	181
29.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187

第三章

30.	遵嘱作月老	198
31.	薰林出巧计	202
32.	一辆小骈车能抵十万师	207
33.	万里姻缘	214
34.	难堪的丧礼	230
35.	奸险的谗妇？善良的女流？	239
36.	法师的旗幡和医师的石针	249
37.	庄宅和寿冢	256
38.	寿筵上的奇谈	263
39.	草房中的血泪	271
40.	十万楼船	278
41.	双飞蝶和蝶双飞	288

第一章

1. 步入不曾梦见过的世界

春秋讲五霸，
战国说七雄。
此消彼渐长，
赢秦并山东。

僻处关中的秦国经过几代人锐意经营，日益坐大；而山东六国“合纵”失灵，在“远交近攻”政策的蚕食下，韩国最先垮台，随之就轮到积贫积弱的赵国了。

公元前228年，秦军攻破赵国都城邯郸，声言要把秦国王太后娘家的仇人严惩不贷。这个要胁，邯郸居民当然不会视作戏言。一个孩提时曾同王太后娘家表侄子打过架的青年汉子怕受株连，当即连爬带滚溜出城门，逃回老家真定——今河北省正定县藏起来了。

这个青年未满十六岁，长得阔口大面，虎背熊腰。他本是赫赫有名的赵武灵王的后人，可是“君子之泽，五世而竭”，他家才四代就显得支离破碎了，连因“胡服骑射”发迹的祖居

将军里也一齐失去往日的光辉。但他不服气，老想重振赵家旧业，不令居里徒有其名。他日耕夜读，钻研兵书，练就一身好剑法，还易名为“佗”，与神话中的英雄同名。十四岁那年，他只身离家游历京城，“甘罗十二为丞相，我还比他虚长两岁呢”，不由父亲不放行。不过，游士凭三寸不烂之舌取得官位的好日子业已过去，他只能空手而回了。

失意归来反而得到父亲的欢心。这老人眼看国事日非，早就料到“合纵”迟早要解体，任谁也无力回天，与其徒劳无功，倒不如静待其变。果然，几年之间，六国相继灭亡，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称“始皇帝”，把原来七国之地分为三十六郡；而以复兴社稷为己任的赵佗如同常人一样，也得娶妻生子，真是生不逢时。

归家后的第三个年头，在老父的张罗下，他娶了个农家女韩氏。这韩氏相貌平庸，但生性温顺，终日任劳任怨操持家务。她从不过问男人的事，也不希罕他的过分溺爱。过门八个月之后，她才忍不住拉起丈夫的大手摸摸自己发胀的肚皮，含羞说了句，“给儿子取个好听的名字吧，我猜是个男孩。”

“始，”赵佗毫不含糊地吐出一个字。妻子也很满意：“别看他装成无所谓的样子，其实他心中一直琢磨这件事，要不怎能脱口而出？”至于这名字是否“好听”，她也就懒得计较了。

“始”的取义是“开端”，这体现了赵佗的一个新打算。面对无法挽回的现实，他不得不对自己的宏愿作了若干修正，“只要能恢复将军里的美名就行了，何必管他君主姓嬴还是姓赵！况且嬴秦也是我赵氏的分支，同属赵城之裔啊。”他醉心功业，有心转向新政权谋出路了。

儿子转眼八岁。赵佗终于拜别白发苍苍的老父，抛下韩氏母子——他把诨名叫做“俊哥儿”的宝贝搂在怀里亲了一遍又一遍，害得在旁的妻子不免有点心凉——就跻身流向帝京咸阳的密密麻麻的人群之中。

走得越远，心境越发像天色一样灰暗。官道上黄尘滚滚，一边是马背上威风凛凛、金盔金甲的秦兵，一边是衣不蔽体、面有菜色的黎民百姓，路边发出阵阵使人恶心的尸体腐臭。“嬴秦夺得天下三年了，还是这个样子。这乱糟糟的世界，哪里才有我的一席之地啊？”

他饥一顿饱一顿挨了大半个月，好不容易望见咸阳城了，可突然又停步不前。前面好像出了什么事，一批批青壮年男子四散飞奔。“拉住？不得了。我犯得着落在他们手上么？”他闪身躲进一个破寮，偷听人们的议论，原来城里到处如此。一线的希望破灭了，他漫无目的地往回走，也搞不清张家庄李家店，脚步沉沉拖到大河边，猛喝几口水，倒在滩头。可怜这个无所依归的落魄者，梦中还仿佛置身于帝都招贤馆的宴席上，躬身接过丞相李斯亲手递到面前的玉液春花酒，喝得津津有味。

赵佗迷迷糊糊，躺着的身子觉着微微晃荡。张开眼睛的眼皮，只见一个满面皱纹的军卒按住自己含笑点头：“醒过来了，这就好！”随后唠唠叨叨地讲到，他们是驻在楚地的王将军所部，在行军途中发现了他，四个人轮流抬着他走了几十里路，登上了船，此刻“楼船”正从汉川驶向水师驻地洞庭湖。赵佗无心再听，装做有气无力，干脆闭上眼，肚里直嘀咕：我抛妻弃子图的是拜将封侯，封不了侯也得做个大夫什